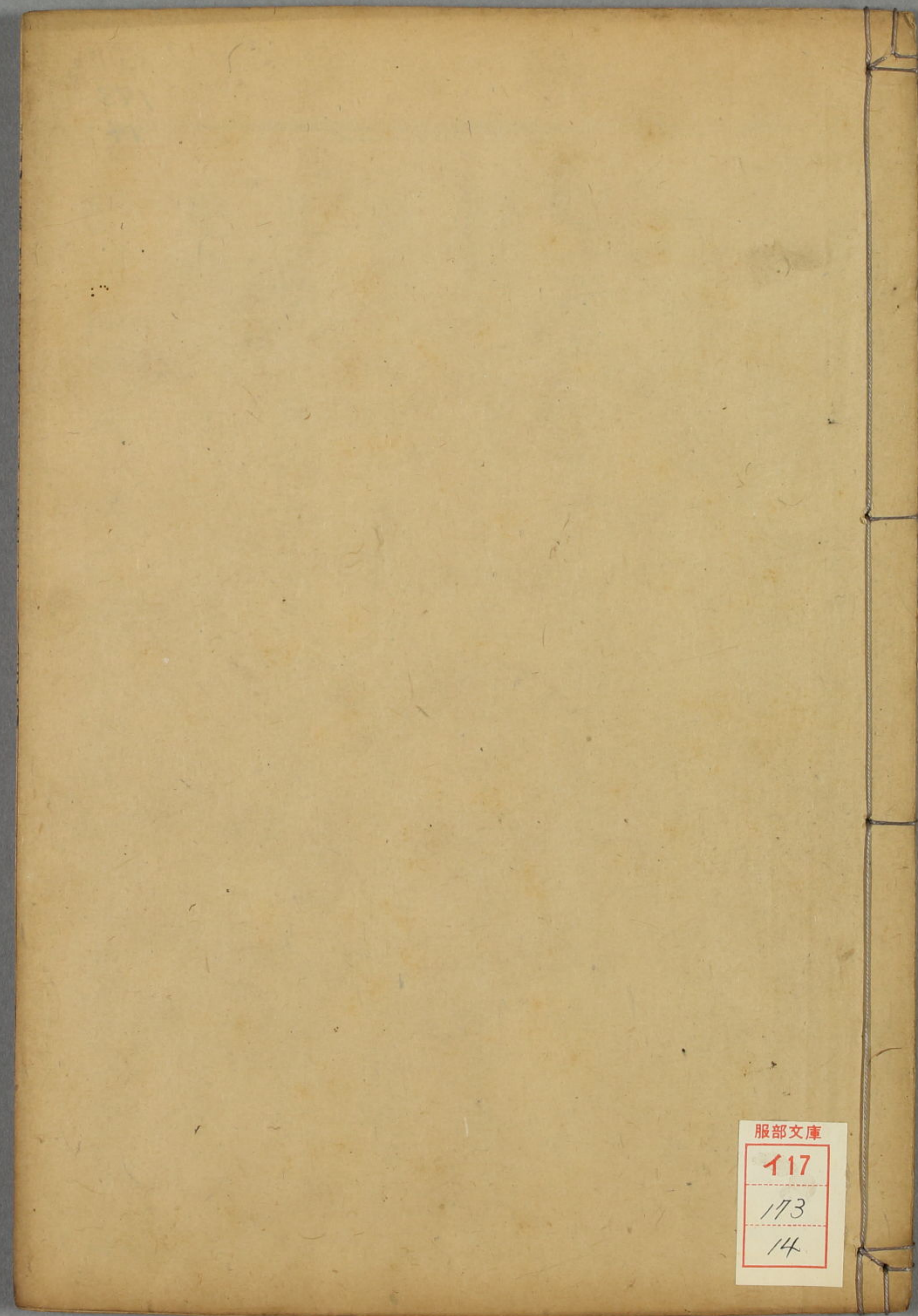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173
14



欽定儀禮義疏卷第十二

禮第六之二

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鄭氏康成曰。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

樂成則告備。敖氏繼公曰。樂正先升。亦變於射禮也。

北面立于其西。亦與大射儀樂正立于西階東之文互

見也。

諸侯有大小樂正。此其小者也。燕射但用小樂正一

人則大樂正必朝祭大禮乃用之與

上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

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

授瑟乃降。

何胡可反。相息亮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工四人者。燕禮輕也。

賈疏。決大射禮重。工六人。公羊

傳。諸公六。諸侯四。彼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

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

前也。相扶工也。後二人徒相。

賈疏。大射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

上工。天子大僕二人。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

同官。

敖氏繼公曰。面鼓亦變於射也。乃降。謂相者四

人俱降也。此諸侯之小臣乃多於周官。天子小臣之數

亦其異者也。序官云。小臣上士四人。

正義鄉飲射禮不言納工者。臣禮畧也。此不言瑟先者。文

不具也。周官大僕之屬。小臣四人。無相工之職。其相工

者。乃眡瞭也。諸侯無眡瞭。以大僕若小臣爲之大射儀

有大師少師。故用僕人正僕八師。僕人士爲相。此無大

師少師而相以小臣。燕禮輕也。小臣大僕之屬也。此相

工者已有四人而辭賓請媵之等。又皆小臣其數乃多於天子。蓋大僕之屬有祭僕御僕與小臣同官。祭僕御僕亦或得稱小臣也。注引序官文而曰皆同官者。意蓋爲此。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正義 敖氏繼公曰。春秋傳言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之樂。自大雅而下。皆得用之。此君與臣燕其禮輕。故但自小雅而下。而歌此三篇也。其意與鄉飲酒

息司正而用鄉樂之意同。

賈氏公彥曰。周官瞽矇諷誦詩。注云。謂聞誦之。不依詠。卽爾雅徒歌曰謠也。此作樂之時。依於瑟。卽詩注云。曲合樂曰歌也。

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鄭氏康成曰。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賈疏對工以上不就事而得獻。工拜於席。敖氏繼公曰。此不辨工之爲大師。

與否皆爲之洗。以其取觶於洗西之篚，宜因而洗之也。
下洗獻筮，其義亦然。鄉飲鄉射，非獻大師則不洗者，以
其取爵於上篚，故不特爲賤者降也。陳氏暘曰：鄉飲
酒主人阼階上獻工，此西階上獻以非正主也。

主人洗升，教氏之說微矣。然亦爲長者一人洗爾，餘
工不洗。

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

鄭氏康成曰：受爵將復獻衆工也。

工得輒薦者，以先已在席故也。

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辨有脯醢，不祭，主
人受爵降奠于篚。注古文曰卒爵不拜

教氏繼公曰：工之長云不興，衆工云坐祭，遂卒爵。

又互見也。

右工歌

樂以娛賓，此禮侯獻大夫畢而工始入者，以鄉者
卿與大夫皆未升席，不得先布工席也。故既獻大夫，

且不卽爲大夫舉旅而工歌先之既歌乃舉旅而笙
間合繼之蓋鄉飲射大夫之入以樂作爲節此大夫
雖早入亦放其意也抑又使情文錯綜相生而相間
也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

正義 敖氏繼公曰賜與酬其禮同立文異耳言唯公所
賜則是觶或及於大夫矣以此節爲大夫舉旅故也
鄭氏康成曰卒旅畢也

集 大射儀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此亦
也 又案舉旅之禮各有所主始之舉旅爲賓也賓之
斯酬之矣雖有公卿莫得而先之也繼之舉旅爲公卿
也宜酬公卿之長矣而曰若賓若長者賓雖大夫既爲
賓則可以先於公卿公卿雖不爲賓既爲公卿則亦可
以先於賓故孰先孰後隨公之意也此三舉旅爲大夫
也宜賜大夫之長矣而曰唯公所賜者賓與公卿皆尊
於大夫故或先賜大夫可也或先賜賓與公卿亦無不

可也。其先賜大夫者，則受賜之大夫必首以酬賓，乃由卿以辯於衆大夫。若先賜賓與公卿，則其行酬如酬卿之禮。

右公爲大夫舉旅

楊氏復曰：前二人皆致有兩觶，後命長致有一觶，前後三觶。燕禮自立司正以前，凡三舉旅，用此三觶也。至主人獻士後，賓媵觶，公取爲士舉旅，又在三觶之外。

入立于縣中。秦南陔白華華黍。

縣，胡淵反。才反，白華音。

鄭氏康成曰：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敖氏繼公曰：此云縣中，蓋與鄉飲酒磬南北面之文互見也。磬南而云縣中者，縣主於磬也。

案：飲射禮之縣，半卿大夫之判縣也。飲酒禮縣于階間，縮霤北面，故笙得于磬南北面。若鄉射禮縣于洗東北西面，則笙立于縣中西面矣。以其無西方之縣也。燕與大射，軒縣也。雖闕北面，猶備東西之縣。笙鍾笙磬縣于

阼階東西面。頌鍾頌磬。縣于西階西東面。故笙入立於兩縣之中而北面也。又工既從大夫之制而用四人。則此笙亦三笙一和與。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拜有脯醢不祭。

鄭氏康成曰。一人笙之長者也。鄉射禮曰。生一人

拜于下。

敖氏繼公曰。升授主人下。當有爵字。如鄉射

鄉射禮此文脫耳。

賈氏公彥曰。言不拜受爵降者。明

受爵者亦盡階不升堂。

鄉飲酒禮之獻笙。卽因獻工之爵。此則獻工之爵。已

前奠於匪矣。逮大夫舉旅後。乃重取爵以獻笙。故因而

洗之。然亦惟長者一洗耳。衆笙不洗。

乃闕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蘋采蘋

開古莧反麗力移反睢七徐反覃大南反卷九轉反召上照反

頻音

賈氏公彥曰一南是大夫士樂故名鄉樂鄉飲酒

不言鄉樂者以是已之樂不須言鄉故直言合樂此是侯禮下歌大夫士樂故以鄉樂言之又鄉飲酒注云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此經無合樂字其實亦與衆聲俱作

合樂而云歌者明衆音竝作究以人聲為主也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鄭氏康成曰大師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

爲之音者也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

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楊氏復曰此禮歌笙間合四

節與鄉飲酒同鄉飲酒四節相繼而作此於工歌後公

爲大夫舉旅與旅後乃笙入間歌合樂而後樂備

樂正由楹內東撝罍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鄭氏康成曰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敖

氏繼公曰。由楹內堂上東行者之節也。必著之者。以其立於堂廉。嫌或由便而自楹外過也。告於公亦北面。不告賓者。臣統於君。與鄉禮異也。云復位。則是反其初位矣。鄉飲酒禮注云。樂正降立西階東北面。

賈氏公彥曰。樂正與工俱在堂廉。則楹南無過處。

故由楹內。鄭氏康成曰。復位。位在東縣之北。

賈疏案大射小

樂正升堂。而經有左右正。則知亦有大樂正。至帝工時。小樂正降立於其南北面。工向東。站之東南。時注云。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明工升時。小樂正升。大樂正東方。而工來東。站之東南。時。大樂正東縣之北。北面其

小樂正則立於西階下東面。此燕禮主於樂。故知大樂正升堂。今降。明復於東縣之北。北面也。

由楹內而東。其節應爾。楹南儘寬。非以其窄而無過

處也。樂正之位。不離乎工。在堂則北面於工之西。樂備而工猶未降。則西階東北面。乃近之。蓋工初入而將升時。樂正即位乎此。故云復也。注云在東縣之北。良由以樂正為有二人。故誤耳。不知大射儀亦無兩樂正也。

右樂備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

司正鄭氏康成曰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君許其請因命爲司正。敖氏繼公曰射人以君三舉觶正禮已備慮在堂者或有不妥之心故請立司正以安之公許而射人卽爲司正以其有常職故也。賈氏公彥曰燕禮輕不主於射故射人爲擯又爲司正大射主於射故大射正爲擯又爲司正鄉飲射立司正後始行旅酬者彼是士禮此國君燕臣子卿大夫皆堂上有位近君不敢失禮故雖舉旅

未立司正作樂後將獻羣士士職卑位在堂下恐失禮故未獻之前卽立司正監之。

司正之立大抵爲堂下之意多鄉飲射立司正後始行旅酬者以所酬辯於堂下也此前三舉旅皆不及士故至此始立司正。

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鄭氏康成曰洗奠角觶于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

儀也

賈疏鄉飲酒司正洗觶執以升自西階不奠威儀少

君意殷勤欲留賓飲

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敖氏繼公曰中庭亦南北之中蓋阼階前也司正不位於階間者燕有時而射宜辟之也洗角觶爲將酌也奠觶乃升受命者君命尊不敢執觶由便以受之也受命亦北面大射儀曰命賓諸公卿大夫此不言賓諸公者文省耳下文放此

受命者受君安賓之命也命卿大夫傳君命也言曰以我安即命辭飲射禮惟賓最尊故曰請安於賓此雖以賓爲主而禮不必主於賓故統言之曰以我安注謂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者是也蓋容君之本意或主於其所與燕者也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

還音旋下同

鄭氏康成曰坐奠觶於中庭故處少立者自嚴正
慎其位也 敖氏繼公曰南面坐奠觶以鼻者南面取
之故也卒觶北面奠意亦如此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
下文於觶北南面則左還皆欲從觶東往來也必從觶
東者變於在堂者升席降席之儀而由上也司正之位
東上少立者定其位也再拜稽首謝君惠也酒君物也
鄭氏康成曰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賈疏奠時
手向外西面乃從觶
西南行而右還北面
必從觶西為君之在東也
賈疏若

左還北面
則皆君

南面取觶又南面奠者變於鄉禮也右還左還敖氏
之說析矣如注疏則左右適相反也此在阼階前不嫌
於背君者堂上堂下異也

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

鄭氏康成曰反奠虛觶不空位也 郝氏敬曰其
所即中庭初奠之所

取觶洗亦當右還自觶南而後適洗所既洗亦當南

而於觶北奠之。反奠於其所。下大射儀云北面立。又
系此儀與鄉飲射異者。飲射之司正主人於阼階下作
之。此則射人自阼階下請之。飲射司正許主人。此則公
許司正。飲射司正許而主人拜之。此則公許而射人遂
爲之。飲射司正執觶以升受命。此則奠觶乃升。飲射司
正受命於阼階上。此則於東楹之東。飲射惟告於賓。此
則辯命賓諸公卿大夫。飲射請安於賓。其安也。惟賓之
故。此則曰以我安。其安也。惟君之故。飲射賓辭而後

此則不辭而曰敢不安。飲射既安而賓主交拜。此則紅
安而君臣自若存位。飲射司正實觶而後降。此則先降
取觶乃升酌而復降。飲射北面奠觶。此則南面。飲射退
而少立。此則右還北面而少立。飲射拜。此則再拜稽首。
飲射拜訖遂執觶洗。此則左還南面而後取觶洗。蓋君
禮之異於鄉禮者。儀文多而義類密。故然也。

右立司正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

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鄭氏繼公曰請徹俎下降字乃衍文大射儀無之

鄉者司正受命安賓諸公卿大夫賓奉命而不敢辭以

俎今司正請徹之所以達其意告于賓亦西階上北面

告之既則降燕賓乃執俎而出者臣也出授從者膳宰

徹公俎降自阼階爲其已爲君物也鄭氏康成曰膳

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賈疏臣升降當西

處故云若君親徹郝氏敬曰徹君俎降由阼君物別於諸臣

也以東歸東壁

凡請於君者皆自阼階下乃司正之請安賓與此之

請徹俎則於東楹之東者既受安賓之命當以辯命於

堂既承徹俎之許亦當以告於賓二者皆將有事於堂

上故與它禮異也大射儀云北面告於公請徹俎此亦

當然徹俎下降字疑當在告於賓下傳寫者誤耳鄉飲

射禮司正既降命弟子復升立序端及賓徹俎乃受以

出此禮賓自徹以出故司正直言降而已亦別於臣禮

者也。鄉飲射禮。主人之俎雖降自西階。主人必降自阼階以從之。此禮君不從降。故膳宰直降自阼階以當君。降注疏之說是也。然鼎之公俎升自西階者。以未經公祭猶爲官饌。至是則徹自公席矣。故敖氏謂已爲公物也。

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將坐。降待賓反也。賈氏公彥曰。大射云。大夫降復位。彼卿取俎以出。故大夫不敢獨在

西階下。此卿無俎。故大夫與卿同降西階下。東面北上也。

禮記大夫雖與卿同東面。其立蓋亦少退與。

右徹俎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屢升就席。公以賓及卿

大夫皆坐。乃安。

說吐活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燕坐必說。屢屢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賈氏公彥曰。

少儀云。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彼據尊者坐。在室。則說屨於戶內。今此燕在堂上。則君尊說屨於堂上。席側可知。敖氏繼公曰。賓入。少立於卿之北。司正升賓。賓乃及卿大夫說屨而升也。云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則是自此以前。雖公於無事時亦立也。乃安。謂賓及卿大夫之心至是乃安也。自此以後。有升降而行禮者。皆跣也。至醉而退。乃屨。

采菽之詩曰。邪幅在下。鄭箋云。邪幅。行膝也。偃束其

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朱傳云。邪。纏於足。如今行膝所束。脛在股下也。是先以邪幅纏足。而後納屨。雖說屨未爲跣矣。然少儀云。凡祭於室。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則是於燕宜跣矣。疑采菽所稱侯禮也。少儀所稱卿大夫之禮也。惟諸侯乃得邪幅而不跣。故詩歌之以爲榮。若卿大夫則不得爾。褚師聲子韞而登席。乃爲君所怒也。

羞席羞。

義鄭氏康成曰羞進也庶衆也庶羞衆珍味可進者

也所進衆羞謂狗豕醢也賈疏此及大射其牲皆用狗故知有此狗豕也教

氏繼公曰亦先賓乃及公而後及其餘未獻士而羞則是不及在下者矣

義賈氏公彥曰經云庶羞不唯二豆而已鄉飲射亦羞不云庶是以注云豕醢明二豆無餘物也

義庶羞不踰牲燕射之牲一狗而已羞固不得多品也此亦二豆特以君禮而異其文耳鄭氏又謂庶羞中有

腥肝腎夫肝腎所以養老需時而成非速治之具亦必有之

大夫祭薦

義鄭氏康成曰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也敖氏

繼公曰獻時不得祭薦故至是乃爲之必祭之者宜終此禮然後可以食庶羞也

義祭薦之法常在祭酒之先故左執爵右祭脯醢其常也此禮大夫獻時未有席故祭酒于西階上卒爵而降

逮乎辯獻而席。席而薦薦而升席。則已無復執爵之事矣。故至此乃祭之。與特牲禮宗人告祭胥之節相類。

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鄭氏康成曰。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起對必降席。敖氏繼公曰。惟云受命皆命。不著其所。如上文可知。既對。則司正降而復位。**郝氏**敬曰。受命。受君命也。皆命。以君命徧命也。君曰無不醉。命辭也。

安賓時對不言興。又下不言反坐。其詳實詳公卿大夫皆立也。至此皆坐矣。則無坐而受君命之理。故注云降席也。必降席者。君彌仁而臣彌恭也。

鄭氏康成曰。司正退立西序端。

司正以相旅為職。若獻則無司正之事。此後即獻士。且有薦司正于解南之節。故知敖氏之說為正。

右說屨升坐羞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

送解士坐祭止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

注今文解作觥
敖云當從今文

鄭氏康成曰他謂眾士也亦升受爵不拜 李氏

如圭曰士堂上無位故燕坐乃獻之 郝氏敬曰士長

士之尊者也他謂長以下 敖氏繼公曰不言主人受

爵及士降又其他不拜之下不言受爵皆以其可知也

案飲射禮階下之眾賓雖士亦與而實不必皆士也然

而未燕即獻者以其為士禮也此禮西方之士尊於旅

食然而既燕乃獻者君禮異也飲射禮堂下之眾賓雖

其長亦不拜受者以其為鄉人畧之也此士長則拜受

者以其為士異之也凡飲射禮工長眾賓長之類大抵

皆以齒論若此禮之大夫長士長則當以官階資次為

別不以齒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獻士用解士賤也

案敖氏繼公曰凡獻無用解者當從今文

乃薦司止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

射禮南東上。

鄭氏康成曰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

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

賈疏夏官序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雖

以士爲之。

司正爲上。

賈氏公彥曰此等皆士而先薦

者以其皆有事司士亦先薦者司士掌羣士爵祿廢置

之事士中之尊者也云司正爲上者以其爲庭長故也

其敖氏繼公曰此皆士也獻與士序當每獻則薦之薦

不與士序者亦異之也司正之位正當解南射人而下

以次而西執幕者既薦則復立于尊南。

一經曰射人遂爲司正則司正卽射人也又言射人

一人則兩射人矣蓋此禮之司正小射正也尙有大射

正以其皆掌射事故先之若司士則掌治朝之位執幕

則掌膳尊之幕故亦異之於衆士也此特言薦耳其獻

則仍與士序蓋辯獻乃薦也此等之薦先於衆士與先

大天而薦主人同意飲射禮之薦司正在司正奠解之

時此奠解時不薦至此乃薦亦與主人酢時不薦至辯

獻大夫乃薦之意同也奠觶時司正南面變於飲射禮

此亦立于觶南者其位則北面不異也大射儀云

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然則薦亦設于觶

南與。

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

鄭氏康成曰每已獻而卽位于東方蓋尊之

賈疏庭中

之位卿東方西面今卿升堂位空故士得獻卽東方位畢獻薦于其位。敖氏繼

公曰士既獻立于東方與大夫獻而位于上者意微相

類東方稍近於君故既獻而立于此所以尊之此易位

當有命之者非必士自往也。

此欲見薦士之位在於東方故本其獻訖而變位者

言之耳非謂既薦司正之等而後辯獻士也士之變位

其義有二一則以卿大夫既獻皆變而位於上故士亦

既獻而變其位於東也二則以卿大夫既升則東方虛

無人而東爲君方故變士之位以從君也燕義所謂士

以次就位於下者此也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鄭氏康成曰亦者亦士也次士獻之辯獻乃薦也

已不變位位自在東方

賈疏上設位時祝史在門東小臣師在東堂下

教氏

繼公曰此見其既獻而不變位耳其獻則當與士序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鄭氏康成曰不洗者以其賤畧之也亦畢獻乃薦之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教氏繼公曰此尊北面

則南鄉酌之也獻之於尊南亦西南面既授則西面洗者因獻士之爵而遂用之不復別取於篚也凡取爵於下篚雖所為酌者賤亦必為之洗旅食者與士異尊矣乃繼士獻之而遂因士爵且不殊其長皆畧賤也

飲射禮之獻眾賓實因三賓之爵以三賓與眾賓同為鄉人也此禮獻士不因大夫之爵者秩既異階獻又異節也若旅食則亦有士稱而獻又與士同節故因用士爵而不洗與飲射之眾賓因用三賓之爵而不洗者

同也。於士已不拜受爵矣。此復見之者。嫌旅食之長。或
拜受如士長也。大射儀注曰。士旅食北面受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北面酌。

賈疏陳尊向君。若東楹之西。東向設尊。酌者尊後東面酌。

此亦尊後北面酌也。

南鄉獻之於尊南。

存疑惟君面尊。酌者於尊背酌之。若非君尊。則酌者鄉尊
面酌之。如尊于房戶之間者。尊南面。酌者則北面也。此
門西之尊北面。酌者南面可知。

右主人獻士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

存疑

鄭氏康成曰。大射正。射人之長也。如鄉射之禮者。

燕爲樂卿大夫。宜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

退中與算也。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于君。乃以命賓

及卿大夫。

賈疏燕與大射皆國君禮。每事先請于君。大射司射自阼階前請于公。公許乃命賓及卿

大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賓爲耦。鄉射記自君射

至龍旆亦其異者也。薦旅食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
敖氏繼公曰。此大射正。卽上所云射人一人者也。此

記及鄉射記言君燕射之儀與大射儀畧同。乃云如鄉射之禮者。以其惟一侯。侯道五十弓。而射器皆在堂西也。如是則自君射之外。凡他禮皆與鄉射大同小異。而於大射則或有不可以相通者。此所以惟蒙鄉射禮也。先徹階間之縣。遷於東方。乃張麋侯。納射器。其再射即用樂行之。亦其異者。又曰。注云納射器而張侯。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賓爲耦。言其與鄉射同者也。云告請先于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言其與鄉射異者也。

又云鄉射記自君射至龍壇亦其異者也。詳其意。燕國中若郊若竟。君皆得而燕射。如鄉射之禮。惟旌與中則異于鄉射者也。此意與彼記之注不同。疑此爲得之。但其前以鄉射禮爲據。謂此亦納射器。乃張侯。似未爲當。鄉射於納射器之後。云命張侯者。謂繫左下綱耳。非謂始張侯也。恐不必以之爲據。此禮則當先徹階前之縣。遷於東方。乃始張麋侯。赤質并繫左下綱。其侯道亦惟五十弓而已。旣張侯。乃納射器。其節蓋與鄉射不得。

不異鄭氏於此蓋偶攷之不詳耳。朱子曰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翹旌獲白羽與朱羽糝當入此記李氏如圭曰行葦詩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王肅以爲燕射也春秋傳范獻子來聘公饗之射者三耦亦燕射也。

圖言若者不定之辭也或射或否唯君所命則燕有不射者矣此云大射正爲司馬則前之以射人而爲司正者小射正無疑矣。

右燕射

賓降洗升腍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
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觚依注作解

圖鄭氏康成曰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也酬

之禮皆用解此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

氏由此誤爾

賈疏冬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觥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觥馬季長云觥當爲解鄭注

云古者解角旁氏似觥故誤爲觥時人又多聞觥寡聞觥是以誤爲觥此注與彼同敖氏繼公

曰腍觥于公乃下大夫之事賓于是時爲之者不敢以

賓自處恭敬之至也。執觶以下。如下大夫。勝觶者之爲。但拜於西階下異耳。公乃降一等者。重其勝觶之禮也。賓從命則公升矣。郝氏敬曰。酌散先自飲也。公降一等。敬其爲賓也。

圖大射儀作勝觶。賓之勝觶。其義有四。主人之獻賓。承公命也。以卑不敢酢尊。故賓酢主人。而未嘗酢公也。至是而藉此以示報焉。所以成禮於公也。明有尊也。勝觶者。下大夫而賓亦下大夫也。鄉者以君命而尊於其伍。

至是而亦事其事焉。所以自伍於下大夫也。明等夷也。爲賓卿舉旅。而使下大夫勝焉。宜也。爲大夫舉旅。而亦用下大夫所勝之觶。猶之可也。若爲士舉旅。而勝以下大夫。則非等矣。於是賓自勝之。所謂降尊以就卑也。明下賤也。酬之爲義。實主於周。鄉者雖三舉旅。未嘗及士也。至是賓則藉其所勝者。以使在燕之長幼卑尊。無不飲公之德。公亦藉賓之所勝者。以使在燕之長幼卑尊。無不飲賓之觶。蓋君臣之分益明。而賓主之道兩得矣。

明辯惠也。一舉而數善備者。此禮之謂也。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鄭氏繼公曰。拜不下者。拜受拜既本同一節。不敢再煩君命也。

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

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反位。

注。今文曰。洗象觶。

鄭氏繼公曰。賓降奠角觶於篚。乃洗象觶降拜已。

再拜稽首。故下云成拜。鄭氏康成曰。反位反席也。

公與以酬賓。公與賓為禮之始也。賓勝觶於公。

公為禮之終也。故皆升成拜。餘則從殺。公士如也。

右賓勝觶于公。

公坐取賓所勝觶。與唯公所賜。

注。今文觶。又為觚。

鄭氏康成曰。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也。

敖氏繼公曰。此酬主於士。而所賜則不及之。以其賤而在下也。

知賜不及士者。以下文云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

爵洗言降則非在下者矣。

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
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

義 鄭氏繼公曰初受酬者賓也。擯者三舉觴其末皆

云如初此乃別云更爵洗蓋先時或命勿易觴此則全
不命之亦以禮殺也。賓公卿大夫立而旅酬者屢矣故
於是可以畧而坐行之亦以此酬主於士故也。鄭氏
康成曰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

義 公爲賓舉旅經曰賓升成拜至爲卿大夫士舉旅
不言成拜者統於如初之文也。賓爲公所酬經曰升酌
膳卿大夫爲公所酬則無文至此乃復曰升酌膳則知
凡爲公所酬者皆酌膳矣。爲賓舉旅於酌膳後賓不成
拜者禮殺也。爲卿大夫舉旅則不言者亦統於如初之
文也。至此乃復曰升成拜者以禮將終且賓之勝斯觴
也實升成拜故受斯酬者不敢殺其禮也。

有執爵者。

鄭氏康成曰。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賈氏公彥

曰。無算爵坐勸酒。有執爵行之者。此亦如之。若然。前三舉旅。皆酬者自酌授人也。敖氏繼公曰。坐而行酒。故須有執爵者代酌授之。

前薦司正時。司正降立於觶南。此時當升立於序端。以相旅。而執爵者從之升。

唯受于公者拜

鄭氏康成曰。公所賜者也。其餘則否。敖氏繼公

曰。此儀已見於上。至是復言之者。明其餘無拜者也。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

鄭氏康成曰。欲令惠均。敖氏繼公曰。行爵已辯

於堂上。則告大夫卒受者。使之興以酬士。司正以是命執爵者也。必命執爵者告之者。備有未知者也。是後則司正不命而執爵者亦不復告之。

前三舉旅。皆止於大夫。此并及士。故命之不直命卒受之大夫。而命執爵者若以執爵者爲擯者然。重大夫

也以卒受之大夫為爵辭則士旅不為酌授矣

大夫卒受者以爵與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奠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

正義鄭氏康成曰興酬士者士立堂下無坐位賈疏檀弓王尹

商陽是士而云朝不坐堂下無坐位者也敖氏繼公曰酬士則執爵者降

以已亦當與旅也拜受拜送旅酬之正禮也士始受旅故從其正禮至無算爵則旅不拜矣其旅皆如大夫酬

士之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賈疏旅食次士得獻故知

亦酬及之庶子以下未得獻至無算爵及焉敖氏繼公曰卒受者亦以解

降奠於篚士而言出於之酒則未必亦其受其爵

正義旅食與士異尊故於其獻也就其尊而獻之既不升

獻自無升旅之理或士卒受者降就其尊而旅之耳注

以此旅為及祝史小臣是也並旅食言之恐誤若然則

奠解於篚者當為卒受之旅食敖氏降奠之說亦未的

士旅酌卒

鄭氏康成曰士以次序自酌相酬無執爵者

上既以卒受之大夫為爵辯又曰士旅於西階上辯則其為以次序自酌相酬義已明矣而經復有此文疑正指旅食之士而言也惟云酌則未必有拜受拜送之節蓋禮又殺於士矣

右公為士舉旅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

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正義敖氏繼公曰庶子謂卿大夫士之子周官亦多以

庶子繼士而言正指此者也燕義以此為諸侯之官似失之獻之於阼階上變於其父所飲之處也庶子未必皆有爵乃先左右正獻之者明不與之序也左右正未詳其官與內小臣同獻則意其亦為內臣也降洗乃獻以其尊於庶子故更新之獻于阼階上則以別內外也

此與獻庶子于阼階之義又別。張氏養浩曰：庶子，卿大夫士之子也，以其衆謂之庶子，以其爲父之副貳謂之倅，以其受教於國學謂之國子，以其未仕謂之游倅。周官多以庶子繼士而言，庶子未受爵，故後士舊以爲卽庶子官。未是庶子官，何以反在士下耶？君臣燕飲，以洽情也。今日之庶子，卽他日之卿大夫士也，故凡爲國子而屬於庶子官之職者，皆得與以觀禮焉。鄭氏康成曰：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食，后夫人之官也。賈疏：天官

內小臣，奄士四人，其職掌王之陰事陰食。汪云：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彼后之官。兼云夫人者，欲見夫人內。獻三官於阼階，別外內臣也。賈疏：小臣之官與后同。皆獻于西階，此獻于阼階，故云別也。同獻更洗，以時事不聯也。賈疏：雖同獻有前後，故更洗之。獻立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鑄人鼓人僕人師僕人士盡獻可知也。賈疏：據周官天子有此官，諸侯亦有。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少退西上。賈疏：以與小臣師同名。禮在宰東北少退，知西上者，以此位皆西上。凡獻皆薦也。賈疏：經云如獻士，獻士有薦。

鄭氏康成曰：庶子既掌正六牲之體，又正舞位，授

舞器

賈疏夏官諸子職犬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彼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

掌國子戒令教治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左

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

賈疏遷工于東僕人正與

樂正同處名曰左正復云右正明小樂正在西

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

西即北面工遷于東則東面

賈疏工在西謂大師少師上工立于鼓北也及遷樂

于東直云大師少師上工皆東站之東不見小樂正從之明留在西縣之北東面

大樂正在笙

磬之北左也

賈疏兩面俱縣明大小樂正各監一縣

工在西則西面工遷

于東則北面

賈疏司射東面命樂正謂大樂正既東面命則大樂正元立于東以工在西故西面

及工遷于東則北面是以鄉射工遷于東南西面樂正北面立于其南此與彼同

僕人正相大

師工升堂與其師士降立于小樂正之北北上

賈疏鄉射弟子

相工皆在西僕人正以下亦是相工之人故知在西又工堂上在西階之東相工者宜近其事故知在小樂正之北又知北上者鄉射工遷在下時北上相者亦宜北統于堂工遷于東則陪其工後

賈疏大射將射工遷于東站之東南相者以工為主故知即在工後

國君無故不釋縣二

正君之近官也

賈疏大小樂正與僕人正皆掌樂事是君近官

周官射人司士諸子三官相次射人掌卿大夫之位

司士掌士治諸子掌國子之條而司士職云周知卿大

夫士庶子之數則庶子即諸子官所掌而不可直以諸子當之也。經止有一樂正耳。而注二之。經止言小臣小臣師而注又增僕人。正若有大師而僕人正相之。則亦不離乎工也。此經明言小臣小臣師而注強以大射儀律之。故多生枝節耳。庶子之位似當在西方東面而立於十之南。未必與小臣伍也。此獻於阼階上。當進由堂下而之東。升自阼階。

右主人獻庶子以下

餘論 孔氏穎達曰。庶子舉不爲之舉旅。

案 燕義曰。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庶子之不爲舉旅。匪直卑之。蓋不以爲賓黨與獻之於阼同意。

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

正義 敖氏繼公曰。亦各序進。盥洗具解以升。

案 膳解使大夫無算爵。則使士。故曰士也。前爲士舉旅。

亦有執爵者。經不言士。以彼惟一執散爵。其爲使士無疑。此則有執膳爵者。嫌或當如勝觶之使下大夫也。

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

正義 敖氏繼公曰。云進公。是授之。以授受皆坐。

案 其酌而進於公。亦當如勝觶之儀。然不堂下再拜稽首者。士賤不敢與公爲禮也。觀下徹幕之節。其降而再拜稽首者。惟卿大夫而不及士。則可見矣。惟士之授不拜。再拜稽首。故公之受亦不拜。

執散爵者。酌之以公命所賜。

正義 敖氏繼公曰。酌亦酌膳也。已酌而少立於尊西。俟公命。

案 前爲士舉旅之節。曰惟公所賜者。公自以所取之膳爵。向其人而賜之也。故其既也。受者必降而更爵。此曰公命所賜者。公自飲其膳爵。惟命執散爵者。以散爵賜之也。故其既也。膳爵以授執膳爵之人。而所賜者不必更爵也。

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

注古文曰公答再拜亦從古文

鄭氏康成曰席下席西也。敖氏繼公曰降降席

也此不降階而惟拜於席下者宜別於公所親酬者也

公之親酬者膳爵也此則散爵耳故其禮殺凡臣再

拜稽首公皆答以再拜當從古文諸言公答拜者皆可

以是推之

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

鄭氏康成曰不敢先虛爵明此勸惠從尊者來

敖氏繼公曰異觶並行而代舉君臣之禮也受賜爵者

不先卒爵而俟者膳酒之酌久矣不必先飲之也士相

見禮言卒爵而俟者始飲酒若爲君嘗之然則爵來而

前爲士舉旅之節曰乃就席坐行之蓋既坐卽行此

則必公卒爵而後行之也所以然者公爵與賜爵並行

故也

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

國 敖氏繼公曰。未當公飲之節。故奠之。此不言所奠之處。則亦在薦南與士既終旅。則君自舉之。鄭氏康

成曰。宴歡在於飲酒。成其意。

賈疏。君意欲得皆醉。

國 鄉飲射禮之無算爵。亦有反奠之節。所以爲周而復始之端。示其無已也。此之奠爵。與彼同意。但彼終旅而後奠。此則公卒爵卽更酌而奠之者。彼二爵兼行。未及終旅。不得虛爵而奠之。此所行惟一散爵。膳爵不行。故公既卒爵。膳爵不可虛之也。飲射禮必行二爵者。賓主

二黨以錯爲周也。此禮惟行一爵者。大廷公在。賓主皆卑。無取於錯也。

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

國 鄭氏康成曰。予其所勸者。敖氏繼公曰。必興授者。以勸者亦興受也。非賜爵者受授則皆坐。酌者酌散也。行之謂每授之於席也。受賜爵者若賓也。則此解先以之諸公若卿。受賜爵者若諸公若卿若大夫也。則此解先以之賓。餘以次行之。惟已飲賜爵者。則不復授之。

射儀云授執散爵者。此脫一者字。

前爲士舉旅之節。云有執爵者則亦酌行之矣。經至

此乃詳之耳。

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

正義賈氏公彥曰。執爵者皆酌行之以辯。唯卒受爵者興以酬士。自酌與之。敖氏繼公曰。大夫自實爵。旅酬

之禮也。於是執爵者降。以酬者自酌。且已亦與旅也。

李氏如圭曰。前爲士舉旅。大夫猶拜。此不拜。禮又殺。

鄭氏康成曰。乃猶而也。

士旅酌亦如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如其不拜而飲。不拜而受。及自酌也。

前之士旅酌不言如之者。以士之舉旅。有拜受拜送。

而旅食無之也。至此則雖士亦無拜受拜送之節矣。故

直言如之。但旅食者之酌。仍當就其尊而酌之耳。

公有命徹幕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徹幕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君答拜於上示不虛受也敖氏繼公曰幕兩甌之幕也命徹幕者命執幕者遂徹之也徹之者示與臣下同此酒不自異也在堂者皆降拜謝君意也士不拜賤不敢與君爲禮也云有命又云則見其然否不定也徹幕之節其在大夫就席之

時乎辭者辭之使升拜辭之而不敢從命小臣以復於公公乃答拜卒拜於下而不升成拜臣之正禮也必辭之者以賓在其中也賓與羣臣皆卒拜於下禮宜然也於此云辟者嫌旅拜則不必辟也不言賓及諸公文省凡小臣辭皆公命之經特於始末兩著之以見其餘也**正義**徹幕者并膳而欲與諸臣同盡之視命無不醉者其意更重矣不升成拜者賓與公卿大夫衆矣不可於西階上成拜非獨爲正臣禮也大夫皆辟兼上下大夫

而言云大夫者以賓爲首而賓大夫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鄉飲酒賓至則徹罍酒賓主共之也

君專大惠故有命乃徹

遂升反坐士終旅于上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朱子

曰士方旅而大夫降則爵止不行大夫復升士乃終旅

敖氏繼公曰云士終旅

於上則是徹罍之時士蓋先大夫而降至是乃升旅於

上也必言於上者嫌既降則宜遂旅於下也初卽旅酌

亦如之之儀

正義言遂升明不待射人之升之也蓋既徹罍則顯示以

不醉無歸之指矣故直升飲以副君意也

無算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升歌閒合無數也取歡而已其樂章

亦然

注謂樂章亦然者明得兼用小雅不但鄉樂

賓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

甸人執大燭于庭閤人為大燭于門外

甸大練反閤音昏

鄭氏康成曰宵夜也燭燋也

賈疏古者以荆燋為燭未燹曰燋在地曰

燋執之曰燭

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為位廣也

賈疏詩庭燎之光毛

云大燭也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文出大

戴記閤人門人也

賈疏天官閤人掌守王中門之禁諸侯亦當然

為作也作大燭

以俟賓客出

范氏處義曰湛露有厭厭夜飲不醉無

歸之語則燕不嫌於久也

劉氏彝曰燕以示慈惠則

貴舒緩故飲至夜而不為過所以致其厚也饗以訓恭

儉則貴謹飭故饗在朝而不為速所以致其敬也

案阼階上者為公燭也庶子時入直宿衛故主之西階

上者為賓燭也司宮掌寢故主之庭者為士若旅食燭

也甸人掌薪蒸故主之門外者為賓出燭也司閤掌出

入故主之門外之燭曰為蓋樹而不執司烜氏注云樹

於門外曰大燭是也

右無算爵

賓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

鄭氏繼公曰賓未醉不敢起既醉不敢留餘人之
出者皆以賓爲節也賓至是取其薦脯以賜鍾人則古
之以禮飲燕者其於所薦之豆籩惟祭之而不食斯可
見矣取脯說見士冠禮 鄭氏康成曰取脯重得君賜
饗食有歸俎之節燕禮輕不歸俎故賓取脯以明其
受賜之意

奏陔

鄭氏康成曰賓出奏陔夏以爲行節也凡夏以鍾

鼓奏之

亦當賓至於階而陔作如鄉飲射禮之節

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
出

鄭氏康成曰鍾人掌以鍾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
已用賜脯以報之卿大夫皆出隨賓出也 鄭氏繼公
曰賜之者賜其爲已奏樂也此非擊鍾以奏陔之鍾人
乃其黨之在旅食之位者先立於此因過而賜之以其

同事也

鄉飲射禮亦奏陔而賓無取脯賜脯之節者敵禮不取脯取脯卑下者之禮也故冠禮之冠者見母昏禮之使者反命婦見醴於舅姑以及此禮大射禮之賓出皆取脯鍾縣在階前奏陔之頃擊者方有事焉則受脯者當如敖氏之說矣

公不送

正義敖氏繼公曰公與其臣燕而不送者以其不爲獻

主也若於異國之臣雖不爲正賓君雖不爲獻主猶送之

始不迎故此不送若異國之臣則記謂公迎之於大門內矣故敖氏云然所迎所送皆謂上介也此云公不送者指爲賓之大夫而不以公卿足以決之矣

右賓出

公與客燕

鄭氏康成曰謂四方之使者 **賈氏**公彥曰燕異

國卿大夫與臣子同唯戒賓為異故於禮末見之

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

使某也以請

腆天典反注古文腆皆作
珍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使人戒客辭也禮使人各以其爵

賈疏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爵
不同故主君亦以其爵戒之

寡鮮也猶言少德謙也

腆善也上介出請入告

賈疏公食禮使者至館門
外上介出請事入告賓

教

氏繼公曰須臾者言其不敢久

義言有不腆之酒以燕主於飲也

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亦

辭

使師異反下
使臣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介出答主國使者辭也君無所辱

賜于使臣謙不敢當也

李氏心傳曰私之言屬也春

秋傳叔孫穆子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

茅夷鴻告吳人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

君之私也此可見矣

敖氏繼公曰客自謙不敢以敵

國之使自處故云然

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傳命朱子曰寡君君之私也以

下是客對辭

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

不從

注今文無使某

正義朱子曰某固辭以下是客對辭鄭氏康成曰許

之也於是出見主國使者賈氏公彥曰公食禮重三

辭此禮輕再辭爲異

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相見致君命辭也

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

正義朱子曰君貺寡君以下是客對辭鄭氏康成曰

貺賜也猶愛也敢拜賜命對使者拜君之賜命教氏繼公曰賓既對遂再拜稽首所謂拜賜命也於是大夫

還賓遂從之。

右公與客燕

記燕朝服于寢

朝直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

謂冠玄端緇帶素鞞白屨也

賈疏諸侯當白舄其臣則白屨。復下曰舄。鞞下曰屨。

燕於路寢相親昵也。敖氏繼公曰朝服兼君臣而言也。玄冠玄端素裳緇帶素鞞白屨士之朝服也。大夫冠衣之屬皆與士同。惟雜帶以玄黃為異。若人君則又朱

綠帶也。其餘亦與士同。玉藻曰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黃。士緇。辟二寸。再緇四寸。是其異也。燕於路寢禮差輕。

國食於廟燕於寢皆朝服以朝服為行禮之正服也。其助祭若視朔若聘則有為而加之。饗禮雖亡其亦朝服與。燕以盡歡有說屨升坐之儀。在廟則褻故必於寢也。路寢而外離宮別寢亦可行之。

右記服及燕所

其牲狗也亨于門外東方

亨普庚反

正義 敖氏繼公曰門外東方。變所在也。故於焉亨之。古

者寢廟之門外皆有變。吉則在東。凶則在西。

右記牲

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

正義 鄭氏康成曰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

至如公食

賈疏燕用狗公食用大牢此戒賓再辭彼三辭至卿大夫立位皆不同而云如者謂

除此之介門西北面西上賈疏約聘外如之

禮而知羣臣卽位如燕也

必迎之者別於已臣也迎不於門外者別於朝賓也

此所迎賓其正聘使也故下文云賓爲苟敬其上介之

爲賓者當從聘使而入於公與賓揖讓時止於門西之

位

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胥不齊肺不

啐酒其介爲賓

正義 鄭氏康成曰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席之

如獻諸公之位胥折俎也不齊啐以若尊者然也主人

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勝解。

賈疏。獻已。臣子時。獻賓獻公。即勝解。此獻公後。既獻

苟敬。乃酬賓。

敖氏繼公曰。苟。誠也。實也。苟敬者。國君於外

臣所燕者之稱也。其類亦猶鄉飲之遵。此燕主爲賓而設賓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故以賓爲苟敬也。此席當有加席。與食禮同。而東上。公與賓既揖讓升。公拜至。賓答拜。公乃揖賓。各就其席。公降。擯者以命。命上介爲賓。上介禮辭。許。再拜稽首。公答拜。上介出。公乃升就席。擯者納賓。皆如羣臣爲賓之禮。必以上

介爲賓者。禮君與臣燕。其爲賓者。不以公卿而以大夫。雖燕異國之臣。亦如之。賓卿也。上介大夫也。故不以賓爲賓。而以上介爲賓也。阼階之西。諸公之位也。席苟敬。於是且有胥。皆尊異之。不齊啐者。辟正賓。李氏如圭曰。苟敬之席。在公之左。春秋傳。宋公與魯叔孫昭子燕。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右坐者。居公之右。改禮坐也。**[圖]**苟敬之胥。蓋亦膳宰設之。惟言不齊啐。則亦有祭肺告旨之節已。公曰。不齊言與卿燕。原大夫爲賓。大夫

燕 敖氏繼公曰。下記言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此以介爲賓。固足以明卿爲聘使之禮。若大夫爲聘使。則燕賓其以主國之大夫爲之與。

無膳尊。無膳爵。

鄭氏 康成曰。降尊以就卑也。敖氏繼公曰。膳尊。瓦大也。膳爵。象觶也。所燕非已臣子。故不宜自異。然則尊篚之數皆減矣。

此與 尊席而酢之意同。

右記與四方之賓燕之事

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

文無則下無燕

鄭氏 康成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於君。敖氏繼公曰。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者。嫌爲賓或當降以所燕者也。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者。嫌爲賓或當降

於所燕者一等。如上例也。必以大夫爲賓者。賓位於堂。且與君爲禮。宜用稍尊者也。不以公卿爲賓者。以其太尊於主人故也。朱子曰。公所與燕者。雖不爲賓。亦當如異國之賓爲苟敬。賈氏公彥曰。此謂與已臣子燕法。

饗食之主。皆公自爲之。而燕則別立主者。伸公尊也。故饗食之賓。皆賓自爲之。而燕則別立賓者。亦優賓也。蓋燕以序歡心。故正主與正賓。皆不欲其僕僕爾亟拜

也。此燕禮之意也。主人不以卿大夫者。以其太尊。則不便於獻士庶子以下也。賓不以卿爲嫌也。其不以士而必以大夫者。以士不得有席於堂故也。然燕既有四。而又各有卿與大夫之異。不可以無辨。如燕異國之卿。則卿爲苟敬。而賓其上介。上記有明文矣。若燕異國之大夫。則大夫亦爲苟敬。但當以他大夫爲賓。而不得賓其介。敖氏之說理宜然也。如燕已國。勞於王事。及出聘來還之卿。則其卿亦當爲苟敬。如朱子之說。以異國之上

介爲賓者推之亦當以其同事之上介爲賓矣若燕已
國勞於王事及出聘來還之大夫則當以他大夫爲賓
而不賓其介惟無事而燕則有諸公者諸公居苟敬之
位無則闕之而所賓之大夫惟公所命耳

右記爲賓者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

鄭氏康成曰尊君也膳宰卑於士小膳宰膳宰之
佐也 賈氏公彥曰經直云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不辨

其人故記人言之

經先言執冪後言羞膳者酒重於羞也此記先言羞
膳後言執冪者以下當言羞卿故主羞以立文也

右記羞者執冪者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
拜而樂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
受爵以下而樂闕

闕曲
雪反

鄭氏康成曰肆夏樂章也周官曰賓出入奏肆夏

賈疏大司樂文。以鍾鐸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今亡。闕止。

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

賈疏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

入門而縣興。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引二記文者。賓及寢庭。與入門而縣興事相類。卿

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陳氏暘曰。賓及庭而

樂作。則闕於未卒爵之前。公受爵而樂乃作。則闕於卒

爵之後。敖氏繼公曰。君與臣燕。不以樂納賓。常禮也。

其或於此用樂者。在君所欲耳。及庭而奏肆夏。尊賓也。

未卒爵而樂闕。辟君也。必於此而樂闕者。亦以其爲獻

禮一節之終也。公受爵而奏以其獻禮始於此也。

乃闕獻禮之終也。此蓋以樂與其禮相爲終始。亦足以

見尊君之義矣。

云若者。以樂不以樂。不定之辭也。或因賓而有所加

禮。或君心所欲而臨時用之。皆可也。賓入門卽及庭矣。

蓋當沒雷將折而西行時。爲賓奏節長爲公奏節短。以

賓自庭升階有拜至諸禮。稍需時也。然則金奏可長可

短。而不可以詩篇當之審矣。又案此賓蓋指所命之

賓。非謂所燕之賓也。知者。以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者決之也。若所燕之賓入門而右。而公爾之與拜酒之節遠矣。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鄭氏衆曰。升歌。歌者在堂也。下管。吹管者在堂下。**敖氏**繼公曰。歌鹿鳴之三也。大射云三終是也。凡升歌皆歌三篇。不止一篇而已。下管亦然。大射儀曰。新宮三終。舊說謂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此奏肆夏且下

管如大射之禮。則縣亦宜如之。蓋燕有時而射。故當以中縣也。**賈氏**公彥曰。言下管者。異於常燕也。**鄭氏**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朱氏**載堉曰。書曰。下管鞀鼓。詩曰。磬管將將。管聲記曰。下而管象。與夫孤竹孫竹。陰竹之管。皆是物也。

管者。吹蕩以奏之。其樂重。惟天子諸侯得用之。虞書周官皆言下管。禮記管象皆重樂也。若卿大夫以下。則但有笙入之節。而無下管。

李氏如圭曰宋公饗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卽斯
干之詩。朱氏載堉曰所謂管者無孔惟管端開豁口。
狀如簫口形似洞門。

新宮有聲無辭蓋亦笙詩南陔白華華黍之類注謂
小雅逸篇則以其次應在小雅而後乃并其篇名而逸
之也謂斯干爲宣王時詩則宣王以前何由用之宋公
饗叔孫曰賦則所賦或卽斯干未可知要不可以所賦
與所管混爲一也管必有孔乃有高下清濁疾徐之節

而可以成樂無孔則管各一聲而已豈堪入耳乎

笙入三成遂合鄉樂

鄭氏康成曰入三成謂三終也鄉樂周南召南六
篇言遂者不閒也。敖氏繼公曰三成謂奏南陔白華
華黍也。於歌與管但言篇名於笙言三成文互見也不
閒者蓋以樂已盛於上故於此殺之獻時不奏肆夏則
不管乃有閒。

賈氏公彥曰笙入三成正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

下管之義。

樂以四節爲正。惟鄉射不歌不笙不閒。大射不閒不
言原備四節。此於獻時奏肆夏彌盛之升歌一也。下管
二也。笙入三也。合樂四也。雖不閒有管則盛矣。如謂笙
入卽奏新宮。是闕一節。僅有三節也。且笙入於下管之
後。則方管時笙尚在外。何由與管爲一乎。又案周官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敔而歌之。燕亦

如之。注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然此惟王禮
有之。若兩君相燕。與此禮同。

若舞則勺。

勺音

賈氏公彥曰。言若者。或舞或不舞。在於君意。教
氏繼公曰。勺者舞名。但不詳其爲何代之樂耳。

陳氏賜曰。周官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則禮之輕
者。雖不舞可也。故此禮言若舞。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
象。二十舞大夏。此舞勺禮輕也。兩君相見。下管象舞。夏

卷二
燕禮記
三
各序典禮重故也

虞書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節也下管鼗鼓笙入之節也笙鏞以閒閒歌之節也簫韶九成合樂之節也夫九成者舞也乃虞書之言九成與此記之言舞勺皆於合樂之後則是樂備乃舞矣凡舞有文舞有武舞而文武二舞又各有大小舞勺文舞之小舞也象武舞之小舞也記內則篇云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熊氏云以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是也大武武舞之大舞也大

夏文舞之大舞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注以大武爲武大夏爲文是也文舞無論大小舞皆以羽籥武舞則小舞以干戈大舞以干戚也文王世子載養老更事曰舞大武此舞勺者燕禮輕也故經曰則勺言其惟用文武之小舞也

鄭氏康成曰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其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

勺古者小學卽舞之未必始於周於樂之詩名酌偶同耳恐未可質言其爲此舞之節也此舞佾數亦未詳

右記有盛樂之事

惟公與賓有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敖氏繼公曰經文已明記復言之者嫌所與燕者或當有俎如異國之賓也

右記有俎者

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公釋此辭不敢必受之敖氏繼

公曰奏進也命謂君受與否之命賈氏公彥曰謂主

人獻公也賓媵解于公雖非獻亦釋此辭

注下記有四方之賓媵爵於公之辭而本國臣子之爲

賓者媵爵之辭無聞故疏家以此辭決之

右記授公爵之辭

凡公所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

正義 郝氏敬曰。凡公所辭。辭拜下也。鄭氏康成曰。栗越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敖氏繼公曰。辭之而升。其禮則然。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蹠階。栗與歷聲相近。再言凡。凡公所辭者。也不過二等。明雖急趨君命。猶有節也。二等者。階之上二等也。以諸侯七等階言之。則至五等。左右足乃各一發。盡階則復聚足。然後升堂。

通論 賈氏公彥曰。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

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升。注云。下至地則士三等階。以此推之。則一尺爲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云凡栗階。則自九等至三等。皆有栗階法。栗階據上等而言。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

右記栗階之節

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

鄭氏康成曰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擯者阼階下告子公還西階下告公許請旅請行酒于羣臣必請者不專惠也。敖氏繼公曰凡凡四舉旅之禮請請于擯者侍臣侍飲之臣也其禮見大射儀。

右記受公酬者請旅之節

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

鄭氏康成曰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言羞卿者小

膳宰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

賈疏上文君下特言羞卿欲見賓之羞與君同。

敖氏繼公曰謂於大夫以下者也上云羞卿小膳宰

釋經文也此無所釋故并薦言之立文宜然也然則經言羞膳羞卿之類亦并薦言之明矣。

薦君使士薦賓使膳宰經有明文羞膳羞卿上記事之故知此記爲大夫以下發也薦賓者膳宰則羞賓者亦膳宰經惟言請羞於諸公卿者未言其人又不言薦卿及薦大夫羞大夫之人故記明之。

有內羞

鄭氏康成曰謂羞豆之實。醢食糝食。羞邊之實。糝

餌粉資。

賈疏醢人注云醢資也。內則曰取稻米舉搔漉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糝。又曰糝取牛羊

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前之遵人注云糝餌粉資皆粉稻米黍米所爲合蒸曰餌餅之曰資糝者擣粉熬大豆爲餌資之粘著以粉之耳。餌言糝資言粉互相足。

敖氏繼公

曰注以周官醢人遵人職所言羞豆羞邊之實爲此內

羞禮恐或然但未必其皆用之也祭禮尊者之庶羞內

羞同時進之。賈氏公彥曰內羞者祭祀饋食後所加

少牢所謂房中之羞

庶羞之外又有房中之羞猶無算樂之外又有房

之樂也言此於羞者之下而云有則不異人可見矣

右記薦羞羞者及內羞

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後就物小臣

以巾授矢稍屬

與音預襦人于反屬章欲反

敖氏繼公曰言與射則君於燕射或時不與與稍

屬者稍與發矢時相連屬也說又見鄉射記

陳氏祥道曰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纁襦此記言

金定傳禮義正 卷三
君射袒朱襦蓋大夫與士射士肉袒以拾蔽膚大夫則有纁襦在但以拾斂衣而已君與大夫射大夫肉袒以拾蔽膚君則有朱襦在但以拾斂衣而已注謂拾所以蔽膚斂衣者此也

不以樂志

正義鄭氏康成曰辟不斂也 敖氏繼公曰古文志識通每發不以樂之節為識而必欲應之亦優君也記言此於授矢發矢之間則是君之燕射於其再射即用樂

行之益可見矣燕射亦三至再射而君始射

正義以樂志所謂不鼓不釋也君射雖不鼓猶釋之其樂以程首而不以騶虞亦與鄉射異者也

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使大射正燕禮輕 敖氏繼公曰受弓以授弓人蓋卒射之事也

正義大射儀曰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此受以小臣故注以為禮輕也然則贊設決拾者亦未

必使小射正矣。及卒射。大射儀又曰。大射正受弓。其注謂以授有司於東堂。此小臣之授弓人。亦當如之。

上射退于物一筭。既發。則答君而俟。若飲君。燕

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筭古我反。又古老反。

正義 敖氏繼公曰。說皆見鄉射記。

正義 鄉射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此似脫一如字。又

右記公射之事

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

爵者。

正義 鄭氏康成曰。受賜謂公。鄉者。酬之也。至燕射後。賓

降洗。升媵觶于公。敖氏繼公曰。賓。謂介為賓者也。執

爵。似指鄉之媵觶者而言。贊。猶佐也。

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相息亮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辭之也。亦告公。以公命答之也。敖

氏繼公曰。此下當有賓再請而相者許之辭。記不備見

也。

有房中之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敖氏繼公曰奏之於房故云房中之樂蓋別於堂上堂下之樂也。賈氏公彥曰此文承四方之賓燕下而云有明爲四方之賓有之。

案此樂亦工歌之亦有瑟其卽當賓媵爵之節乎說屢升坐則不宜使工於堂上奏樂矣注又云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蓋本詩之初意而言以

房中婦人之所有事者也

存疑陳氏祥道曰毛氏以詩招我由房爲房中樂鄭氏則以磬師之燕樂爲房中樂又謂絃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鍾磬之節關雎之詩曰鍾鼓樂之而周官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鍾磬也毛萇侯芭孫毓皆云有鍾磬王肅言無鍾磬與鄭氏同賈公彥曰房中樂以祭祀則有鍾磬以燕則無鍾磬

存疑陳氏暘曰漢書曰漢有房中祠樂梁書曰周備六

代之樂。至秦餘韶武房中而已。由是推之。房中之樂。自周至於秦漢。蓋未嘗廢。其所異者。特秦更爲壽人。漢更爲安世。魏更爲正世。至晉復爲房中也。

右記與四方賓燕之辭及樂

燕禮論呂氏大臨曰。禮之所貴。別而已矣。貴賤相差。自王公卿士。以至卑輿隸僚僕臺。各有其等。君者。積尊而爲之也。苟無差等。下將得而犯之。燕禮之別。君卿大夫士庶子。皆有次。其獻之皆有序。雖以施惠盡歡。而貴賤之義。極其密察矣。

